

夷

堅

志

夷堅志乃番陽洪公邁之所編也公廣覽博聞
好竒尚異游宦四方採摭衆事集成此編分甲
乙丙丁四志每志有二十卷每卷十一二事或
十三四事譬諸小道亦有可觀載攷其序乃
知此志鏤板不一有蜀本有婺本有閩本而古
杭亦有本公隨所寓鉅梓今蜀浙之板不存獨
幸閩板猶存于建學然點檢諸卷遺缺甚多
本路張府判紹先提調學事勉予訪尋舊本
補之奈閩板久缺誠難再得其全幸友人周宏翁

於文房中尚有此書是乃洪公所刊于古杭之本也然其本雖分甲乙至壬癸爲十志似與今來閩本詳畧不同而所載之事亦大同小異愚固擴本之所有以補閩本之所無茲遇

廉使相公陳先生居濟分司來此益加勉勵遂即命工鏤板四十有三始完其編庶不失洪公編葺之初意由是夷堅志之傳于天下後世可爲全書矣

掾古杭一齋沈天佑序

夷堅甲志目錄

第一卷 十九事

孫九鼎

寶樓閣呪

鐵塔神

劉廂使妻

冰龜

冷山龍

酒馳香龜

柳將軍

三河村人

觀音偈

天台取經

阿保機射龍

熙州龍

偽齊咎證

犬異

石氏女

王天常

黑風大王

韓郡王薦士

第二卷 十四事

張夫人

宗立本小兒

齊宜哥救母

陳苗二守

鼈報

玉津三道士

陸氏負約

張彥澤遁甲

謝與權醫

趙表之子報

神告方

詩謎

武承規

崔祖武

第三卷 九事

萬歲丹

李辛儻寬

陳氏負前夫

李尚仁

段宰妾

竇道人

祝大伯

鄭氏得子

邵南神術

第四卷 十六事

鄭鄰再生

吳小負外

鼠報

李乙再生

宋叔海夢

蔣保亡母

俞一公

方客遇盜

水府判官

陳五鯁報

侯元功詞

驛舍怪

孫巨源官職

胡克己夢

項宋英

江心寺震

第五卷 十九事

宗回長老

陳國佐

許叔微

人生鬻

閩丞廳柱

蔣通判女

劉氏寃報

蛇報大

李氏乳母

義

巾山菌

陳良器

黃平國

皮場大王

葉若谷

江陰民

蔣寧祖

趙善文

林縣尉

第六卷 十三事

史丞相夢娼器

李似之

宗演去猴妖

絳縣老人

張謙中篆

倡能詩

周史卿

俞一郎生一

胡子文

福州兩院燈

黃子方

鳳池山

猾吏爲姦

第七卷

凡此三事

蔣真外

李少愚

法道變餓鬼

張佛兒

張屠父

陳承信母

龍翔行者

蔡真人詞

劉察民官

羅鞏陰譴

不葬父落第

禍福不可避

島上婦人

查市道人

仁和縣吏

周世亨寫經

金釵辟鬼
熾盛光呪

搜山大王
海大魚

第八卷

吳公誠

金四執鬼

佛救宿冤

京師異婦人

永福村院火

金剛靈驗

南陽驛婦人詩

王彥楚夢中詩

劉氏子

潘璟鑿

黃山人

饒州官廨

閉糶震死

不孝震死

梅三犬

安昌期

海馬

第九卷 十四事

鄒益夢

王李二醫

花果異

黃復中禱子

約紡三夢

黃司業夢

俞翁相人

宗本遇異人

惠吉異術

卓筆峯

張琦使臣夢

周濱受易

蔡振悟死生

許氏詩識

第十卷 十九事

桐城何翁

龐安常鍼

紅象卦影

譚氏節操

草藥不可服

南山寺

賀氏釋證

昌國商人

盤谷碑

孟溫舒

盜敬東坡

惠兵喏聲

觀音醫臂

佛還釵

歐十一

第十一卷十八事

梅先遇人

瓦隴夢

陳大錄

鬼呼學士

廖用中詩戲

李八得藥

佛救翻胃

食蠅報

促織怪

蔡衡食鱸

李邦直夢

張太守女

張端慤亡友

五郎鬼

何丞相

橫山火頭

第十二卷

十五事

林積陰德

雷震石保養

趙敦臨夢

大庾震吏

六鯉乞命

東坡書金剛經

潘君龍異

松江鯉

林氏富證

食鱔戒

縉雲鬼仙

京師道流

汪彥章跋啓

高俊入冥

誦天尊止怖

向氏家廟

第十三卷 十八事

狄偁卦影

傅世修夢

宣和宮人

倉卒有智

六合縣學

鼠壞經報

僧爲人女

死卒致書

樊氏生子夢

揚大同

董曰額

婺源蛇卵

鄭氏女震

鄭升之入冥

黃十一娘

謝希旦

盧熊母夢

范友妻

婦人三重齒

馬簡寃報

陳昇得官

了達活鼠

魚顧子

第十四卷 十七事

開源宮主

漳民娶山鬼

王刊試卷

楊暉入陰府

吳仲弓

芭蕉上鬼

董氏禱羅漢

王夫人

舒民殺四虎

妙靖鍊師

張十三公

蕪湖儲尉

鶴坑虎

蔡主簿治寸白

許客還債

黃主簿畫眉

建德妖鬼

第十五卷 十七事

薛檢法妻

馬仙姑

賈思誠馬夢

伊陽古餅

大劫齒張三首

應聲蟲

猪精

羅浮仙人

方典薄命

雷震二蠻

陳尊者

淨居巖蛟

晁安宅妻

蛇王三

辛中丞

沃焦山寺

毛氏父祖

第十六卷 十五事

衛達可再生

郁老侵地

車四道人

女子穿溺珠

李知命

光州墓塚

碧瀾堂

戴氏宅

二兔索命

蒲大韶墨

升平坊官舍

晏氏媪

鄭峻妻

化成寺

吳公路

第十七卷 十五事

士偶胎

永康婦女

人死爲牛

倪輝方拔

解三娘

夢藥方

孟蜀宮人

魚腹佛頭

徐國華

清輝亭

巴蕉精

姚仲四鬼

陳茂林夢

張德昭

峽山松

第十八卷 十六事

楊靖償寃

揚公全夢父

赤土洞

席帽覆首

林孝雍夢

宋應辰

資州鶴

乘氏疑獄

邵昱水厄

李舒長僕

余待制

天津西者

趙良臣

貢院小胥

東庭道士

黃氏少子

第十九卷 十四事

僧寺畫像

玉帶夢

邢氏補頤

穢跡金剛

晦日月光

楊道人

郝氏魅

第二十卷 十二事

恩釋所釋院

毛烈陰獄

誤入陰府

飛天夜叉

沈持要登科

陳王猷子婦

王權射鵲

木先生

王壁魁薦

鄧安民獄

曹氏入冥

義夫節婦

融州異蛇

靈芝寺

太山府君

鹽官孝婦

斷妬龍獄

葵山大蛇

一足婦人

夷堅甲志目錄

夷堅甲志卷第一 十九事

孫九鼎

孫九鼎字國鎮忻州人政和癸巳居太學七夕
日出訪鄉人段浚儀於竹柵巷汭北岸而行
忽有金紫人騎從甚都呼之於稠人中遽下馬
曰國鎮久別安樂細視之乃姊夫張旒也指街
北一酒肆曰可見邀於此少從容孫曰公富人
也豈可令窮措大買酒曰我錢不中使遂坐肆
中飲啗自如少頃孫方悟其死問之曰公死已

久矣何爲在此我見之得無不利乎曰不然君
福甚壯乃說死時及孫送葬之事無不知者且
曰去年中秋我過家令姊輩飲酒自若並不相
顧我憤恨傾酒壺擊小女以出孫曰公今在何
地曰見爲皇城司注祿判官孫喜即詢前程曰
未也此事每十年一下尚未見姓名多在三十
歲以後官職亦不卑下孫曰公平生酒色甚多
犯婦人者無月無之焉得至此曰此吾之迹也
凡事當察其心苟心不昧亦何所不可語未畢

者從者入報曰交直矣張乃起偕行指行人曰
此我輩也第世人不知識之耳至麗春門下與孫
別曰公自此歸切不得回顧顧即死矣公今已
爲陰氣所侵來日當暴下宜毋喫他藥服平胃
散足矣既別孫始懼甚到竹柵巷見段君段訝
其面色不佳沃之以酒至暮歸學明日大瀉三
十餘行服平胃散而愈孫後連蹇無成在金國
十餘年始狀元及第爲祕書少監舊與家君同
爲通類齋生至北方屢相見自說茲事

柳將軍

蔣靜叔明宜興人爲饒州安仁令邑多淫祠悉命毀撤投諸泣且禁民庶祭享凡屏三百區唯柳將軍廟最靈未欲輒廢故隱然得存廟庭有杉一株柯幹極大蔽陰甚廣蔣意將伐之日晝卧琴堂中夢異人被甲乘馬叩堦而下長揖言曰吾姓木卯氏居此方久矣幸司成賜庇不敢忘德後十五年當復來臨覺而知其爲神但不曉司成爲何官頗加歎訝因置木不伐仍繕修

其堂宇逮秩滿詣廟告別留詩壁間曰夢事雖
非實將軍默有靈舊祠從此煥古檜蔚然青甲
馬霄中見琴堂卧正冥留詩非志怪三五扣神
扃今刻石尚存後十五年乃自中書舍人出鎮
壽春江寧鈐轄江東安仁實隸封部入爲大司
成至顯謨閣直學士而卒

寶樓閣呪

袁可久嘗教其弟昶以寶樓閣呪昶不甚深信
然旦起必誦三五十遍初未知其功效也紹興

三年夏隸業府學方大軍之後城邑荒殘直齋
卒汪成每番宿室中必夢魘達旦方已無一夕
安寢成殊以爲苦或詢其所見云被人捽髮欲
加箠故呼叫拒之昶令徙于己房猶不止同舍
生惡其妨睡共議遣逐昶試書呪語貼于往此
夜晏然由是一齋妖祟絕跡其呪語即所謂唵
摩尼達哩吽撥吒八字但世俗所傳訛謬寫皆
從口而亦不得其音要當取大藏中善本元初
譯師言爲證自有大功昶因悔昔慢始篤奉之

祕其事

三事皆孫九鼎言孫亦有
書紀此事甚多皆近年事

三河村人

張維字正倫燕山三河人家君初出使至太原
維以陽曲主簿館伴嘗言宣和乙巳歲同邑有
村民頗知書以耕桑爲業年六十餘一夕驚魘
而覺戰栗不自持謂其妻曰吾命止此矣妻驚
詰其故曰適夢行田間見道上有七胡騎內一
白衣人乘白馬怒色謂我曰汝前身在唐爲蔡
州卒吳元濟叛我以羣民治壘爲汝所殺我銜

恨久矣。今方得見。雖累世猶當以命償我。乃引
弓射中吾心。因顛仆而寤。吾必不免。明日當遠
竄以避此患。妻云：夜夢何足信。汝妄思所致耳。
老父益恐。未旦而起。其家甚貧。止令小孫携被
欲往六十里外一親知家避之。行草徑三十餘
里。方出官道。又二里許。遇數人與同行。忽有騎
馳至。連叱衆令住行者皆止。老父回視。正見七
騎內一白衣人騎白馬。宛如夢中所覩。因大駭。
絕道亟走。騎厲聲呵止之。不聽。白衣大怒曰：此

交加人遂鞭馬逐之至其前引弓射中心應
弦而斃七人者皆女真也

鐵塔神

蔚州城內浮圖中有鐵塔神素著靈驗郡人事
之甚謹契丹將亡州民或見其神奔走于城外
亟詣寺視之神像流汗被體雖頗驚異然莫測
其故至夜神見夢于寺主講師曰吾奉天符令
拘刷城中合死人連日奔馳始克就緒來日午
時女真兵至破城城中當死者一千三百有畸

而本寺僧四十餘和尚亦在籍中吾久處茲地
平日仰師戒德輒爲以它名易之詰旦從此而
逝庶萬一可脫講師旣寤以語寺衆皆笑其妄
遂獨挈囊登寺後山巔避之行約五里忽憶所
遺白金盃復下至寺適有修供者衆競挽留之
曰和尚聰明如此顧乃信夢今檀越在此正欲
和尚升堂演法無故捨去則此寺不可爲矣况
邊上不聞有警勉徇衆意齋罷而行亦何晚耶
僧不得已遂升堂講畢各就食方半有報女真

自草地至即圍城城素無備不可守頃刻而陷
僧蒼皇失措不暇走兵已大掠城中人與寺僧
死者如神告之數講師亦不免

觀音偈

張孝純有孫五歲不能行或告之曰頃淮甸間
一農夫病腿足甚久但日持觀世音名號不輟
遂感觀音示現因留四句偈曰大智發於心於
心無所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農夫誦偈
滿百日故病頓愈於是孝純遂教其孫及乳母

齋絜持誦不兩月孫步武如常兒後患腿足者
誦之皆驗又汀州白衣定光行化偈亦云大智
發於心於心何處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
凡人來問者輒書與之皆於後書贈以之中四
字無有不如意了不可曉

劉廂使妻

金國興中府有劉廂使者漢兒也與妻年俱四
十餘男女二人奴婢數輩一日盡散其奴婢從
良竭家貲建孤老院緣事未就其妻施左目以

鐵杓剜出去面二三寸許方舉刀斷其筋脉若有物翕然收睛入其目儼然如是者三流血被體衆人力勸而止明日舉杓問目已失所在不克剜又明日復如故精明異常衆皆駭而憐之爭施金帛院宇遂成時金國皇統元年即紹興十年庚申也

天台取經

紹興丁巳歲僞齊濟州通判黃膝死三日復蘇言有數人追之往一公庭見服緋綠人坐云差

汝押僧五百人至五臺。吾辭以家貧多幼累，不可行。左右吏前曰：「可。」差李主簿代之。兼它非晚，自有差使復遣元追人送歸。故得活。後兩日本州山口縣報帥司差李主簿赴州點視錢糧。舍縣驛中一夕落枕暴亡。媿心知其代已死，爲盡送終之禮。居一歲，忽沐浴易衣告妻子曰：「今當別汝。」緣官中差我往天台取經，我平生得力者緣看了華嚴經一遍，語訖瞑目而逝。

冰龜

戊午夏五月汴都太康縣一夕大雷雨下水龜
巨數十里龜大小不等首足卦文皆具

阿保機射龍

阿保機嘗居西樓夜宿氊帳中晨起見黑龍長
十餘丈蜿蜒其上引弓射之即騰空夭矯而逝
墜于黃龍府之西相去已千五百里才長數尺
其骸今見寘金國內庫蕃相陳王悟室長子源
嘗見之尾鬣支體皆具雙角已爲人截去云與
吾家所藏董羽畫出水龍絕相似謂其背上鬣

不作魚鬣也

冷山龍

冷山去燕山幾三千里去金國所都五百里皆
不毛之地紹興乙卯歲有二龍不辨名色身高
丈餘相去數步而死冷氣腥焰襲人不可近一
已無角如被截去一額有竅大如當三錢類斧
鑿痕陳主悟室欲遣人截其角或以爲不祥乃
止先君所居亦曰冷山又去此四百里

熙州龍

戊午夏熙州野外灤水有龍見三日初於水面見蒼龍一條良久即沒次日見金龍以瓜托一嬰兒兒雖爲龍所戲弄略無懼色三日金龍如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沒郡人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熙州嘗以圖示劉齊劉不悅趙伯璘曾見之

酒馳香龜

徽廟有飲酒王駱馳大四寸許貯酒可容數升

香龜小如拳類紫石而瑩每焚香以龜口承之
煙盡入其中二器固以黃蠟遇游幸必懷以往
去窒蠟即馳出酒龜吐香禁中舊無之或傳林
靈素所獻也

偽齊答證

偽齊受冊之初告天祝版史誤書年號為靖康
又純用趙野家廟器識者以為不祥卒為金人
所廢又作紙交子自一貫至百貫右語云過八
年不在行用至其年被廢其數已兆矣

犬異

金國天會十四年四月中京小雨大雷震羣犬數十爭赴土河而死所可救者才一二耳

石氏女

京師民石氏開茶肆令幼女行茶嘗有丐者病癩垢汙藍縷直詣肆索飲女敬而與之不取錢如是月餘每旦擇佳茗以待其父見之怒不逐去笞女女略不介意供伺益謹又數日丐者復來謂女曰汝能啜我殘茶否女頗嫌不潔少覆

于地即聞異香亟飲之便覺神清體健丐者曰
我呂翁也汝雖無緣盡食吾茶亦可隨汝所願
或富貴或壽皆可女小家子不識貴止求長壽
財物不之既去具白父母驚而尋之已無見矣
女既笄嫁一管營指揮使後為吳燕王孫女乳
母受邑號所乳女嫁高遵約封康國太夫人石
氏壽百二十歲

王天常

元豐中京師有富人王天常高魯王家壻也一

夕夢二急足追至一處令閉目露坐無得竊窺
人物吾檢會文字畢當復來既行天常回顧見
門闕甚偉榜曰三坤城庭下桎梏者頗衆皆僧
道尼亦有獄吏衛守復坐移時急足至今同行
趨入公府主者朝服坐衆吏侍立問何處來答
曰京師一吏稟曰誤矣所追王天常非京師人
當速令此人歸天常見他吏乃故友死已十餘
春抱一大冊降階相揖道舊曰公可亟去此非
世人所處之地問冊中何事日記世間生死者

天常再三欲視己事吏辭不獲遂開一葉但之
某年月日以一力死急掩卷令人送出既寤爲
親戚言之恐懼非命積憂成勞疾而終後人思
之一刀蓋勞字也

右二事趙
伯璘言

黑風大王

汾陰后土祠在汾水之南四十里前臨洪河連
山爲廟蓋漢唐以來故址宮闕壯麗紹興間陷
虜女真統軍黑風大王者領兵數萬將窺梁益
館于祠下腥羶汗穢盈積如阜不加掃除一夕

乘醉欲入寢閣觀后真容且有媒瀆之意左右
固諫弗聽率十餘奴僕徑往未及舉目火光勃
鬱雜煙霧而興冷逼於人立不能定統軍懼急
趨出殿門自閉有數輩在後足跡爲闐闐剪斷
統軍百拜禱謝乞以翼旦移屯至期天宇清廓
杲日正中片雲忽從祠上起震電注雨頃刻水
深數尺向之糞汙蕩滌無纖埃統軍齋潔致祭
捐錢五萬緡以贖過士卒死者什二三

韓郡王薦士

紹興中韓郡主旣解樞柄道遙家居常頂一字
巾跨駿騾周游湖山之間纔以私童史四五人
自隨時李如晦晦叔自楚州幕官來改秩而失
一舉將憂撓無計當春日同邸諸人相率往天
竺李辭以意緒無聊賴皆曰正宜適野散悶可
也強挽之行各假僦鞍馬過九里松值暴雨衆
悉迸避李奔至冷泉亭衣袂沾濕愁坐良歎遇
韓王亦來相顧揖矜其憔悴可憐之狀作秦音
發問曰官人有何事縈心而悒快若此李雖不

識韓但見姿貌魁異頗起敬乃告以實韓曰所
欠文字不是職司否荅曰常真也韓世忠却有
得一紙明日當相贈命小史詳問姓名階位仍
詢居止處李翼謝感泣明日一吏持舉牘授之
曰郡王送來仍助以錢三百千李遂陞京秩修
詣韓府欲展門生之禮不復見

夷堅甲志卷第一

夷堅甲志卷第二十四事

張夫人

張子能夫人鄭氏美而豔張爲太常博士鄭以疾殂臨終與張訣曰君必別娶不復念我矣張泣曰何忍爲此鄭曰人言那可憑盍指天爲誓曰吾苟負約當化爲閻仍不得善終鄭曰我死當有變相可怖畏宜置尸空室中勿令一人守視經日然後斂也言之至再三少焉氣絕張不忍從猶遣一老嫗設榻其旁至夜半尸忽長歎

自揭面帛蹶然而坐飲起立嫗懼以被蒙頭覺其尸行步蹉踈密窺之呀然一夜乂也嫗既不
可出震栗喪膽大聲叫號家人穴壁觀之盡呼
直宿數卒持杖環坐於戶外夜乂行百匝乃止
復至寢所舉被自覆而卧久之家人乃敢發戶
入視則依然故形矣後三年張爲大司成鄧洵
仁右丞欲嫁以女張力辭鄧公方有寵取中旨
令合昏成禮之夕賜真珠複帳其直五十萬緡
然自是多鬱鬱不樂嘗晝寢見鄭氏自窻而下

罵曰舊約如何而忍負之我幸有二女縱無子胡不買妾必欲娶何也禍將作矣遽登榻以手拊其陰張覺痛疾呼家人至無所覩自是若閹然卒蹈竒變

宗立本小兒

宗立本登州黃縣人世世爲行商年長未有子紹興戊寅盛夏與妻販縑帛抵濰州將往昌樂遇夜駕車於外就宿一古廟數僕擊柝持伏守衛明旦蓐食訖登塗值小兒可六七歲遮拜于

前語言猥利可喜問其誰家人自那處來對曰
我昌邑縣公吏之子也亡父姓名是王忠彥與
母氏俱化去鞠養於它人將帶到此潛舍我而
去茲無所歸必死於狼虎魑魅矣立本拊之曰
肯從我乎又再拜感泣遂收而育之命名曰神
授兒性曾警敏每覽讀文書一過輒憶又能把
巨筆作一丈濶字篆穎草不學而成見名賢古
帖墨蹟稍加摹臨必曲盡其妙立本蓋市井小
民耳遽棄崔業而携此兒行游使習路岐賤態

藉以自給後二年之春至濟南章丘逢一胡僧
神貌瓌傑指兒謂立本曰爾在何處拾得來立
本瞠曰吾妻實生之矣乃輕妄廢問僧笑曰是
吾五臺山五百小龍之一也失之三歲矣方尋
訪見之爾久留定掇大禍吾已密施法禁彼亦
無所復肆其虐於是索水噴喫立化爲小朱地
盤旋于地僧執淨餅呼神授名地即躍入其中
僧頂笠不告而去立本夫婦思念久而不忘淮
東鈐轄王易之親覩厥異

齊宜哥救母

江陰齊三妻歐氏產乳多艱幾於死乃得免一
子宜哥年六歲警悟解事不忍母困苦咨於老
人問何術可脫此厄老人云唯道家九天生神
章釋教佛頂心陀羅尼爲上即求二經從一史
道者學持誦三日悉能暗憶於是每以清旦各
誦十過焚香仰天輸寫誠懇凡越兩歲紹熙元
年歐有孕更無疾惱至十月將就辱宜哥焚誦
之次見神人十輩立侍于旁異光照室少焉生

卧游到處揔傷神今集中亦無

陳苗二守

陳珣字中玉鄭州人文惠公諸孫也政和中爲
蔡州守始視事謁裴晉公廟讀平淮西碑乃段
文昌所製者怪而問邦人曰自韓文公碑刻石
後爲李愬卒所訢以爲不述愬功而專美晉公
憲宗詔文昌別撰事已久矣珣忿然不平即日
磨去舊碑別諉能書者寫韓文刻之苗仲先者
字子野通州人爲徐州守徐舊有東坡黃樓碑

方崇寧黨禁時當毀徐人惜之寘諸泗淺水中
政和末禁稍弛乃鉤出復立之舊處打碑者紛
然敲杵之聲不絕樓與郡治相連仲先惡其煩
聒令拽之深淵遂不可復出二事相反如此

朱新仲說

鼈報

承節郎懷景元錢塘人宣和初於秀州多寶寺
爲蔡攸置局應奉性嗜鼈一卒善庖將烹時先
以刀斷頸瀝血云味全而美後患瘰癧首大不
可舉行必引首既久蔓延不已膚肉腐爛首墜

而死宛若受刃之狀景元自是不敢食鱉

玉津三道士

大觀中宿州士人錢君兄弟游上庠方春月待
試因休暇出游玉津園遇道士三輩來揖談眉
宇脩聳語論清婉可聽頃之辭去曰某有少名
醞欲飲二公日云莫矣明日正午復會于茲尚
可歎稍緩恐相失錢許諾獨小道士笑曰公若
愆期可掘地覓我皆以為戲大笑而別翌日錢
以它故滯留至晚方抵所會處則肴核狼藉不

復見人悵然久之弟曰得非仙乎試假畚鍤鑿地纔尺許得石函啓之乃三道士象冠巾儼然如昨所見者外有方書言鍛水銀爲白金事弟曰兄取其書弟願得道象歸奉香火兄欣然許之既試弟中選兄復歸宿驗其方無一不酬不數年買田數萬畝爲富人居一日坐廡下外報三道士來謁既見一人起致詞曰昔年玉津之會君憶之否君得吾仙方不以賑卹貧乏而貪冒無厭祿過其分天命折君筭今日即自改尚

延三歲如其不然旦暮死矣吾以泄天機謫爲人當來主之矣既去錢君始夫悔即焚方毀竈闔質戶不復啓明日小道士復至未及坐聞侍妾免乳亟入視之生一男出陪客無所見問諸僕隸皆莫知錢不三年而殂

陸氏負約

衢州人鄭某幼曠達能文娶會稽陸氏女亦姿媚明爽伉儷綢繆鄭嘗於枕席間語陸氏曰吾二人相歡至矣如我不幸死汝無復嫁汝死我

亦如之對曰要當百年偕老何不祥如是凡十年生二男女而鄭生疾病對父母復申言之陸氏但俛首悲泣鄭竟死未數月而媒妁來陸氏與相周旋舅姑責之不聽纔釋服盡携其資適蘇州曾工曹成婚才七日曾生奉漕檄考試它郡行信宿陸氏晚步廳屏間有急足拜於庭稱鄭官人有書命婢取之外題示陸氏三字筆札宛然前夫手澤也急足已不見啓緘讀之其辭云十年結髮夫妻一生祭祀之主朝連暮以同

歡俸有餘而共聚忽大幻以長往慕何人而輟
許遺棄我之田疇移資財而別戶不恤我之有
子不念我之有父義不足以爲人之婦慈不足
以爲人之母吾已誅諸上蒼行理對手幽府陸
氏歎恨不意三日而亡其書爲鄭從弟甸所得
嘗出示胡脩然

張彥澤遁甲

紹興四年李參政少愚田爲江西帥遣摠管楊
惟忠討賊以四月壬申日寅時出師鄱陽胡脩

然送之渡江。謁道友陳生有道士張彥澤者。洛陽人。頗事徐神翁。多居西山好道之家。偶來會語。問何人。選日時。脩然曰：穆茂才也。彥澤曰：何其繆邪？幸而非寅時則可。若然，賊雖自擒，土將將不利。以正午卜之。苟無大雨，則善。時天色清霽，已有微暑。三人食已，散步僧舍。俄陰雲四合，雨下如注。溝壑皆盈。彥澤拊掌曰：必寅時也。楊公其危哉！時賊衆萬二千，官軍纔三之二。先鋒將傅選悉五軍旗幟，行以壯軍聲。賊諜知之。

曰先鋒尚如此若全師而來何可當也遂遣使
迎降次日揚公所乘青驄馬忽斃揚亦得疾即
反豫章翌日而卒

謝與權醫

楊惟忠病時面發赤如火羣醫不能療子壻陳
慙憂之以問胡脩然有靳人謝與權世爲儒醫
脩然引之視疾旣入不診脉曰證候已可見揚
公夫人滕氏令與衆議藥餌朱張二醫曰已下
正陽丹白澤圓加鍾乳附子矣謝曰此伏暑證

也宜用大黃黃蘗等物因疏一方議不合時揚
公年六十餘新納妾嬖甚夫人意其以是得疾
不用謝言謝退謂脩然曰公往聽諸人所議統
及門衆極口詆謝曰此乃千金中一治暑方用
藥七品渠只記其丑乃欲療貴人疾邪脩然以
告謝謝曰五藥本以治暑慮其太過故加二物
制之今揚公病深矣當專聽五物之爲不容復
制若果服前兩藥明日午當躁渴未時必死吾
來助諸公哭弔也脩然語陳慥慥不敢泄明日

楊卒皆如謝言

四事皆胡脩然說

趙表之子報

趙令衿字表之宣和五年赴南康司錄過蘄州遊五祖山冒風雨獨履絕頂至白蓮池亭憩磐石上若夢寐間見一老僧倚杖而言曰公此去廬阜無苦但至晉州當有哭子之戚以昔守晉州因事繫民母遂失所生子今報也言訖不見表之審非夢所又思慮未嘗及而晉在河東意他時當官于彼歸爲家人說嗟異之自祖山至

黃梅縣翌日以雨不行幼子善郎忽感疾縣令
吳宇至偶言邑之因革曰唐時嘗爲南晉州鮮
有知者表之驚歎知僧言有證疑其子必不久
乃許祝髮爲浮屠越四日竟死於曰湖驛去邑
纔三十餘里表之親記其事

神告方

建昌人黃龍云有鄉人爲賈泊舟潯陽月下鬚
髯見二人對語曰昨夕金山修供甚盛吾往赴
之飲食皆血腥不可近吾怒庖者不謹漬其手

鼎中今已潰爛矣其一曰彼固有罪責之亦太
過曰吾比悔之顧無所及其一曰何難之有吾
有藥可治但搗生大黃調以美醋傅瘡上非唯
愈痛亦且滅瘢茲方甚良第無由使聞之耳賈
人適欲之金山聞其語意冥冥之中假手以告
後詣寺詢之乃是夜設水陸庖人揮刀誤傷指
血落食中恍惚之際手若為人所掣入鑊內痛
楚徹骨號呼欲死賈人依神言療之兩日而愈

詩謎

元祐間士大夫好事者取達官姓名爲詩謎如
雪天晴色見虹蜺千里江山遇帝畿天子手中
朝白玉秀才不肯著麻衣謂韓公絳馮公京王
公珪曾公布也又取古人名而傳以今事如人
人皆戴子瞻帽君實新來轉一官門狀送還王
介甫潞公身上不曾寒謂仲長統司馬遷謝安
石溫彥博也

武承規

武承規字子正長安人政和七年監台州寧海

縣縣渚鎮酒稅好延道流日食于門者常數輩
家君時爲主簿戒之曰君官卑俸薄而冗食若
此何以給邪曰吾無美酒大肉與之但隨緣而
已遇有酒則醉有海魚則一飽他無所費其無
能者旬日自去安知吾不遇至人哉他日復勸
之不聽一日氣貌洋洋若有得色曰公笑我接
道人近有授我內交法者每日子午時運虎龍
氣相摩移時美暢不減房室之樂而無所損雖
夫可度世亦安樂竒術也家君曰公妻甚少又

未有子柰何白亦得一術倣此者授之渠亦自
得其樂舍弟多男兄弟之子猶子也夫人有後
足矣家君欲聞其略曰公方効官又有父母妻
子與承規異六十歲以後儻再相遇是時方可
旬日復來曰承規欲往閩中訪先生旦夕遣妻
孥歸侍下纔有可配即嫁之其父揆時爲越州
將領家君曰旣託身於公何忍如此已絕欲事
異室而居可也何必遣曰畢竟爲累無此人則
吾身輕要行則行矣曰胡不一歸與親別曰骨

肉之情見面必留卒未可脫及再見曰妻已行
矣承規替期已及官課皆不虧而代者未至願
爲白州郡遣牙校交界如其言郡吏方至其室
虛矣

崔祖武

崔祖武河東威勝軍人政和癸巳與家君同處
太學通類齋自言少好色無日不狎遊年二十
六歲成瘵疾將死有牛道人來曰苟能絕慾吾
救汝父母曰是兒將死儻能生之有何不可遂

授以藥及教以練氣術令與妻異處其病良已
三年方同房而欲心不復萌在學時年三十五
六肌幹豐碩儀狀秀偉亦與人和率之游狹邪
不固拒但不作色想耳飲食不肯醉飽曰大醉
大飽最爲傷氣須六十日修持始復初後歸鄉
里不知其所終

夷堅甲志卷第二